



正宗大王御製

正宗大王  
文  
諭教

四

共三十二

16  
2312  
15



和  
2312  
40-15

教

歲首勸農教

定州聖蹟碑

北關貢納蠲免

關西伯栻明經儒

新印五經百篇

長陵樹木播植

今秋陵謁定於敬陵

金履素隱卒

高麗金濟賜謚

都政文蔭武巨擬

洪樂性隱卒

金鍾秀隱卒

行別厲祭

蔡濟恭隱卒

葦路掃雪軍給復

淑錄宋文正子孫

趙心恭隱卒

濟府還穀移復

叙金載墳

華城私養山樹木禁斫

朱書專治儒錄聞

不言三司問答

守令進對

元子冊儲

王世子三加禮

宋煨箕陞擢

金憲隱卒

趙榮順罪名蕩滌

金鍾秀緬禮時致侑

徐命善宣謚

鄭民始隱卒

宋文述疏後飭朝臣

刊賓興錄

閔耆顯除館職

高廷鳳唱筭

華城種樹

安寧里橋路補葺

訪亦麻貴後孫

李晚秀飭行公

金履載投昇

諭洪鳳漢

金亮行

金鍾厚

徐命善

徐命善

俞彥鏐

金履安

閔彛顯  
徐命善  
金致仁 二首  
趙敬 二首  
金致仁 二首  
蔡濟恭 二首  
蔡濟恭  
金燮  
朴宗岳  
金履素  
蔡濟恭

金鍾秀  
洪樂性  
金憲  
李秉模  
洪樂性  
金鍾秀  
俞彥鎬  
俞彥鎬  
尹著東  
金鍾秀  
宋煨箕  
蔡濟恭

沈煨之 三首  
洪樂性  
李時秀  
沈煨之  
李秉模 二首  
宋煨箕

列聖御製目錄

卷之六十四

正宗大王文

卷之六十五

正宗大王文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四

正宗大王

文

歲首勸農教

戊午

豐年為上瑞瑞必有徵驗人之恒言必曰來年大有之驗徵於臘前三白顧今立冬抵臘七十有日得廿七番大雪三之倍而又倍積為九而倍三豐之瑞瑞之徵豈待大人之占牧人之夢而決者然而丕圖即功之方用答降康之眷唯係勸農二字南畝之饁何與於田畷而其至也喜以至錢鏹之

正宗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四

具保介之徵備治播脩其早其豫于以見豳俗之  
重本大抵農夫克敏農官來茹然後禾易長畝歲  
取十千將使稼如茨而庾如坻家家含哺曾孫不  
怒咨爾方伯居留之臣即古所謂農官上而不怒  
下而克敏其責唯卿等欲放忽得乎始自東  
作之前悉力盡心一此莫忽於西成之後則屢豐  
之慶亶在於斯卿等勉旃以副元日之勤諭

定州 聖蹟碑移建于 宣廟駐蹕舊基教  
本州有 兩聖駐御之舊址一在城外達川地尚  
稱元帥臺戰場坪此國初勝捷之舊址也一在城

內卓姓人家此 穆廟宿所之舊址也豎碑之舉  
不可一為一否而只建於達川未遑於卓家者實  
為欠事闕典城外之碑建閣移奉於城內而城外  
已建之閣則當敬書碑面刻而豎之如是然後  
兩聖駐御之舊址各有徵信之紀蹟而體貌始可  
尊嚴事面尤為完備知委道伯與邑倅須即經始  
北關七邑海奴冬等貢納蠲免教

奴婢亦民也年前遍問諸道各陳內奴寺奴之弊  
而內奴之弊甚於寺奴諸道之中北關為甚北關  
之中南之北青利城北之端川吉州明川鏡城富

寧七邑貢奴為尤甚貢奴之中海尺又尤甚一口  
一年之所費恰至三十金其椎剝之苦辦納之艱  
為名編海奴之類切肌到骨之瘼者久矣雖欲著  
意於蘇掾之方特以名色之各有藉重明知其侵  
徵之百倍於常貢而營邑之臣初不敢議及弊豈  
有不可改之弊善改之則斯已矣朝家之於小民  
視均赤子何厚何薄而平民之弊猶且隨聞而隨  
掾惟於此輩每諉之無奈而置之者予甚歎然且  
况北關是興王之地也朝家之俯庇此輩之仰戴  
且果如何也就宣頭案細考屢百年服事之來歷

寧忽於拯水火措衽席熙熙然樂其生之方乎所  
謂海錯之四等常貢有百其歧不一其科觀於該  
道之修啓者益知其所不知既知之其可任他乎  
舉其大者莫右於蠲給四等中應貢最多之冬等  
在海奴庶或為一分息肩之道右項七邑冬等之  
出於海奴者并行蠲免外此又有抹去者亦為勿  
捧此舉豈直為此輩也所以推豐沛之思暨漆沮  
之貢也著金石不易之典示官府一體之義如是  
釐弊如是宣諭內而宮差司屬外而道臣邑倅皆  
各貼壁恪遵俾有永久實效

諭關西伯採訪明於經旨之儒教

關西素稱尚武之鄉而我東文明之啓實肇茲土  
蓋昔三古之世執壤於塗山比河於涇水地留九  
井之制俗傳八條之教傳所云君子國者即今之  
關西是耳以其江山美麗財賄庶盛士不以齊魯  
待之者匪今斯今予每惜之嘗記 長陵盛際有  
金台佐者為鄉先生教授學徒故司業鮮于泱出  
於其門而膺旌招之列與先正文元公後先為成  
均創設之職自此西土之士能知性理之說而顧  
今近二百年寥寥不復聞焉豈士不如古而然也

特朝廷局於注格而不之用也莫曰山分東西各  
有其種邑雖十室亦出忠信環箕封方千餘里豈  
無如故儒臣之研經志道者乎且予欲依關東諸  
路賓興之例以試其士而功令之體習見於應製  
諸券其聲律騷選之作雖多差強此不足為西士  
多之令道伯採訪其嫻於經傳之旨而為一鄉所  
咸推一道所共誦者列名以聞當以嘗所欲問之  
經傳疑義條問以叩所存以備顧問

新印五經百篇與甲寅新印三經四書丙辰  
新印春秋左氏經解同藏于太學尊經閣告

由聖廟教

教

附註春秋進書日教庚申朱書百選雅誦藏于四都八道列邑校宮

聖經義當尊閣御定冊子體貌尤為自別且欲便於晚來誦讀為此大板刻印而字樣遵啓蒙集箋今既告完今此新印五經百篇與甲寅新印三經四書及丙辰新印春秋左氏經解藏奉于太學尊經閣之本當同藏昔朱夫子知漳州印易詩書而春秋則只取左氏經文別為一書以踵三經之後是謂四經印役成遣從事祇告厥由於先聖之廟甲寅本藏奉後姑稽告儀以待是書之成也來朔

焚香日令泮長告此由於聖廟儀節用五禮儀所

載朔望祭禮而祝文親綴亦當親傳令太學知悉

春秋聖人大一統之書而如日星之大義數十大書特書不一其書而三王之心法待孔夫子而明夫子之筆法待朱夫子而著特以見行之書經與傳無別此乃聖祖分命儒臣釐例正義經為綱而傳為目俾寓大書大一統之義者何幸修述於二百年未遑之餘今始完印而進書禮成况值歲暮益喜有陽復之漸所進春秋書一本藏于春秋館餘當分頒令內閣知悉董事諸臣各加寵錫以示重其事之意○朱夫子予所尊而師之也尊其道莫如讀其書讀其書思與吾黨之士共之甲寅新印御定朱書百選已未新印御定雅誦四都八道三百州府郡縣各領一件藏于校宮如太學之尊經閣雅誦則既活印翻刻以壽其傳而朱書百選則兩南關西雖已翻刻京中則只有活印本令內閣一體翻刻湖西關東關北及四都內閣所藏活印本先為下送京畿海西待內閣開板印出



下送嶺南湖南關西以本道藏板印出與今下雅  
論同為分頒俾域中之冠儒服儒者皆知予尊朱  
意之

長陵樹木播植教

陵寢局內樹木拱護之方何 陵不嚴重而 本  
陵尤為自別以其有 寧陵朝手植松梓之在於  
舊 陵而 先朝辛亥又遵 聖蹟手植三松於  
新寢予於己酉初謁是 陵也親審三松圍銅以  
封識之 本陵一樹一柯之恭敬保惜當如何觀  
其看審之啓枯損數爻不可但以夥然言為今之  
計莫如專意補植俾有蔚然之效而以陵軍數十

名何以責役乎搃帥申大顯管此役退與地方官  
陵官道伯相議自今秋冬播橡實植松樹待開春  
益加著意秋亦如之則不出數年將見播者出土  
植亦茁然復舊觀之美似不至於甚用力舉行播  
植之數議廟堂從便拮据

今秋 陵謁定於 敬陵 昌陵教

秋幸以三南民事之夙宵不遑擬待來春為之取  
考 先朝各年謁 陵騰錄春秋七旬至乙酉年  
未有曠謁之例則秋幸當為為則當謁 元陵少  
紓四載曠覲之孺慕而且思之今年即我 敬陵

朝誕降之舊甲而月日又在邇 聖祖誕育啓佑  
之至德至功如 桓廟之於國初逢此年若不別  
有伸誠寓慕之舉則是豈仰體 先朝每考舊甲  
輒述 先烈之聖意乎如是運意之際 宣陵受  
香適當今日若有指教者然且况 昌陵諱辰之  
舊甲又在是年以 敬陵朝因心之友 宣陵朝  
繼體之孝又欲仰體則豈可虛過乎 明陵在  
敬陵局內 弘陵在 昌陵局內歷謁又便近今  
番當詣 敬陵展謁後親祭仍詣 昌陵展謁後  
亦為親祭祭文當親撰局內 諸陵展謁則 明

陵 翼陵 弘陵各於局內 陵寢親祭後為之  
幸行日子以今月晦間擇入

領敦寧金履素隱卒教

問疾史官之回雖知其添劇豈料遽聞云逝却疑  
非真驚畫何言確乎有守貌如其人朝廷之所眷  
待而倚毗之者果何如也年前一著即所敬歎况  
故家喬木之凋零尤無以為懷卒金領敦寧家吊  
祭禮葬等節分付該曹照例舉行舉哀臨吊雖不  
若禮遣近侍致吊於第三日致祭於成服日大臣  
喪例即賜謚不踰朔期斯速撰狀議謚而祿俸之

限三年錄孤之待闕服并依例施行

高麗忠臣金濟賜謚致祭教

附註 皇朝禮部尚書金澍賜

謚尚義祠金烏祠賜祭教

向因嶺儒言謚高麗忠臣 皇明禮部尚書金澍  
曰忠貞而今將伴官宣侑際聞其兄名濟號白巖  
以平海知郡題詩壁間浮海而去不知所終而變  
其名曰齊海蓋欲思齊於魯連之蹈海云爾東俗  
蚩蚩自箕師以後得聞彞倫之叙及至鄭文忠諸  
賢迺能倡明之皆以隱為號號稱九隱即圃牧陶  
冶是耳外此七十有二人同入山谷而名曰杜門

又如典書尹璜之自號以後松掌令徐甄之寄感  
於望京前後磊落相望至于今輝人耳目唯白巖  
以忠貞為弟節義雙成無愧乎孤竹君之二子而  
尚湮沒不稱海上之估師漁父指點其遺墟往往  
有流涕者夫事有顯晦而理有訕信即莫不有時  
與命存焉惜乎入聞之晚也令弘文館議易名之  
典似此之人宜乎酌東海之水採西山之薇以招  
其有往無返之靈宣謚日設祭海上以寓朝家曠  
感之思 圃隱之立節治隱之全節死固榮矣生亦  
不作舉施旌忠節惠之典惟金麓巖澍臨  
江寄衣邈跡荆楚 皇朝奇之除禮部尚書而不  
就以其祿終身至今沅湘之間蓋多其子孫云嘗

正宗

聞公素居嶺南善山州之人士將營俎豆之所而  
難其地忽有長虹一道起自衣履之歲挿于洛江  
之半月巖咸曰公所命也就以建祠後朝廷聞之  
宣其祠名曰尚義遣官致祭列朝優異之政至  
矣盡矣而易名一款姑未議到何况嶺儒以其未  
違之由齊額輦路激感予衷何可踰日即令弘文  
館議以美謚宣謚日遣承旨致祭祭文當親撰以  
下且聞之治隱之祠在隣近招問嶺儒如果然云  
常以尚義祠進去承旨一體致祭禮曹詳問草記  
年前生六臣中金時習謚狀許令清節祠儒求狀  
於文任今亦令上來儒生  
依右例為之俾勿愆期

今都政文蔭武守宰見窠稟旨互擬教

西京之重吏選即敦本愛民之意也文景之際自  
令長至二千石陞為公卿其間不過三四轉固無  
清官義銜之設為通塞排比之階者故官吏長子

孫清慎畏法風流篤厚元元熙熙蔚然有三代之  
餘風今也不然百僚之中分為三班三班之中又  
有許多歧路用人既用科目而為臺省館署法從  
之列者乃反不若蔭武內而不得為掌賦之職外  
而不得為字牧之任又或平地推躋使之參聞廟  
謨以其踐履之無素也聞見之靡據也於金穀甲  
兵茫昧如瞽之鋪籌下於此者皓髮藍袍往往不  
免於窘乏真所謂所用非所求是豈古例則然蓋  
因謬襲轉甚若使新進文臣試吏下邑兼及郵障  
習知民生之疾苦及其駟召而來也造言退贖歷

陳興弊舉廢之策則九重雖遠四野在邇其為有裨民國遠勝於一遣衣繡之行虞廷之敷奏明試只當如此且朱夫子自南康入對延和首言經總之錢科罰之事近者文倅之許令應旨外史之飭諭照察夫豈無斟酌而然哉曾於賓筵詢問大臣諸宰使之爛商稟裁側聽無聞竊為之泄泄也今當大政又此申複更令廟堂知悉另究對揚又嘗以故相之奏為甚是屢提文蔭武交差事言於筵席而汙未指一定式近或特教換窠即試其可否之意也今都政見窠亦令稟旨互擬

領府事洪樂性隱卒教

才聞有慎方蘄不藥豈意今日遽聞長逝之報痛盡傷但不禁潛潛生於綺紈之門長於軒冕之塗老於鐘鼎之府策名立朝五十有五年年躋上壽位至上相有百福之完全無一事之欠缺閱歷世故超然為元祐之賢大夫而平生所藉手即謹畏二字耳持心則和平待人也篤厚處亨愈謙居寵若憂世所稱漢之石奮唐之汾陽莫與為儔今焉已矣何嗟及之卒領府事洪樂性家凡百舉行自當按例而東園祕器之賜與勲戚家即是殊典長

生殿退件板材一部使之即刻輸送當日遣承旨致吊第三日遣史官恤孤第四日遣正卿致祭祭文當親撰仍令弘文館赴襄前議謚祿俸亦為限三年輸送

奉朝賀金鍾秀隱卒教

己未

金奉朝賀又逝矣所謂伊人惻傷何及記昔三十年前宮筵一語遂契曠千之遭逢而慨然以義理自許之死靡悔仗遇巷之殊眷起當時之宿望掌二銓縮五營爰登黃閣仍歸綠墅雖中間風霜之百變夷險一節與人為之謳誦居家而孝處官而

廉環顧廷中受知最先而今不可以復見矣致吊恤孤當自內閣按例舉行而第四日遣閣臣致祭祭文當親綴祿俸限三年輸送仍令本家即速撰狀送之弘文館議謚

行別厲祭教

近稽故事雖非厲氣凡屬無名之疾輒皆別設厲祭於城隍山川而設壇郊場慰祭死傷昉於成周鬲磔遺制以今為民靡不用極之義無於禮而近於禮者猶可義起而行之况周公載之周禮至于我列聖朝亦嘗行之則不即修而舉之非所以

和神人之道問于大臣僉議亦然京中則北郊遣京兆堂上行別厲祭東西南三郊遣經幄之臣行慰祭兩西則厲祭慰祭并設而其外諸道皆舉醴辜之禮合行條件廟堂與禮曹考據前例施行

判府事蔡濟恭隱卒教

憂民一念乙夜明發際聞長逝之報展也之人何斯至斯予於此大臣實有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奧契此大臣間起人物也其稟賦也傑然有氣力遇事直前不憚不撓發之為詩悲壯忼慨人云有燕趙之遺風妙歲策名受知 寧考縮金穀而

掌丘甲潤色乎雲漢之章竭誠於嘗藥之地每一奏對 天笑為新而其鬚猶未及星矣及予嗣服以後市虎交騰樞驥靡挫拔之刀俎之中躋之鐘鼎之上由內閣入者社壽至八耄擬賜鳩杖其位高而職親眷厚而寵盛使一世之人關口而奪氣可謂得如彼其專而古亦罕聞焉且况五十餘年立朝所秉之固即尤所歎服者今也已已焉已矣卒判府事蔡濟恭家凡百舉行自可按例而承旨致吊依洪領府事例遣閣屬官恤孤及護喪等節依閣臣大臣前例成服日致祭承旨自當舉行內

閣致祭則亦依金奉朝賀例待祭文製下遣閣臣而祿俸限三年輸送葬前議謚

園幸輦路掃雪軍給復教

今年初見雪華即遣別軍職詢弊於五日奉審之行聞其回奏始知反為弊端大抵園幸時輦路掃雪軍既因特教每年給復量其步數計其結役則輦路田夫各其名下假令一結應役則幾負以給復除減幾負以稅揔定式夫然後路傍田夫咸知朝家蠲恤之澤皆可樂趨爭赴而本府則不於當者名下減給結役就元揔中除出幾結幾負以

錢代給故代錢之數隨其豐歉多寡不一無知田夫或認以雇價使役朝家為所重便民之舉實惠無以下究先自本府釐弊并與輦路各邑及廣州留守處亦即往復從便停當俾有對揚之實效

收錄三學士宋文正子孫訪問曹文忠祠版

寄寓處仍命改建敬奉閣教

附香祝陪進儀節教

今年何年風泉之感尤切於是年而今日即神皇諱辰也祇詣奉室與皇朝人子孫忠臣後裔禮成望位榛苓之思愾我寤歎取見參班舉案三學士後孫中洪尹兩學士家無在官者吳學士



家亦無直派人有職者是豈無論支嫡年限之受  
教本意乎宋文正家無一人從官於內外職者訪  
問諸家收用曾聞曹文忠祠版因其代遠將無寄  
寓之所亦令禮曹詳問主家昔在 先朝建閣於  
兩闕槐院之傍敬奉 皇朝誥勅因院廨頽圯歸  
然一閣在路周甚妨於觀瞻此不過一間屋宇撤  
此構彼不至役鉅且於 皇壇之東既有 奉室  
則於其西壇外側階仍舊間架移建妥奉允合於  
事理令度支問于禮曹卜吉舉行

皇壇香祝奉詣時前導儀仗用其不當用者凡

事之貿貿皆若此豈不駭然前此望拜禮之闕  
字牌亦然而聞其謬例即使改造矣香路前則  
出闕門由拱北門入近因定式建一門於金虎  
門西廊從其路奉詣而每年節享前一日禮房  
承旨與香官及忠義奉祝式至齋殿廳事精寫  
傳于獻官親享時寫祝於 奉室近處設幕處  
寫畢仍為權奉待時至傳祝而若有親押之命  
奉至齋殿或於 奉室前為焉

前判書趙心泰隱卒教

此將臣受知也深故委任也專自關西防禦北闔

南服滾滾超越數歲中遂至登壇而顧彼營洛之  
役前後殫誠績庸茂著雖汗馬提兵之勞歷數前  
古罕與為比屹如干城倚而為重司三軍之命躋  
八座之秩未足以酬其伐而旌其功豈知大樹之  
飄零曾不少淹乃爾嗟盡之極不覺哽咽卒判書  
趙心泰家成服日致祭仍令該曹加秩贈職照盟  
府上勲之例節惠亦即舉行而例賻外倍數輸送  
柩材擇給

灣府還穀移換添留飭道臣教

治民如烹鮮勿擾之而已且民固一耳南民勞東

民苦於粟麻魚鹽之徵西北之民逸而無結銍之  
轉輸者作法立程之本意豈或欠於一視而然哉  
觀於禹貢五服之別甸服以外不與於厥賦九等  
况彼灣之為府處在邊塞夫無征布秋無王稅則  
道狀所謂當用他邑通行之例云者此果為道伯  
者所可發諸口而筆之書者哉舉給雖非謬規無  
布無稅即亦無於例之例則今若拂民情改邑俗  
先勅舉給之規邊土人心轉相不自安將以為還  
制既改稅法亦當隨以改之云爾此非無中生有  
之葛藤而何藉使反於是無毫分掣肘之端朝廷

自有朝廷之體守臣以疏以面既奏又奏朝廷不以為非之許令釐改則道臣但當奉朝令舉行矣且况東西南北外地之民勞逸各殊即古今不易之則則忽以通行二字為防啓之話欄何乃太無商量乎近來道伯廉聲未聞清南直路穀簿枵然甚至憑藉新設之軍營而市直高下與民爭利民之困於還政亦已久矣此一款雖非此伯之罪而及今通變之時善行裒益之政則穀則無脛而至民則不識自安故道臣之不即決給尚以為甚非之又何敢張皇其說覩縷登聞乎該道臣為先

推考此狀啓還下送無論分年與當年又無論如何方便移換只於舉行後以其形止狀聞

叙前上護軍金載瓚教

嘗聞古有一儒臣封章輒百拜以實頭辭謹百拜之語及老而筋力不逮則減為五十拜又改頭辭以謹五十拜近有一重臣按藩著名於狀本也番番必盥手正衣冠視諸以軍銜辭樞銜借他手填已名者其敬謹縝密與踈濶顛錯不啻較三十里而已安得不為重臣深惜之然而飭既施前上護軍金載瓚敘用

華城隣近邑私養山樹木禁斫教

今聞奉命行回奏外營隣近處邑校稱以橋梁或水甯所用持判官勿禁帖四出勒斫士庶丘木在在未免濯濯年復年來愈往愈甚云者豈不駭然之甚乎雖曰應用之不可已者其可縱校行惡不之禁哉乎近於莫重植木之節朝家一心憧憧以朝家為園寢植木欲望其蒼鬱之心反隅於隣邑士庶各愛其山松梓之心則彼士庶見困者之心果如何既往雖不必一一追加嚴懲此後隣邑私養山斫取樹木一款各別嚴禁雖於橋梁所用

亦勿以判官一張禁帖施行必皆關由外使又必錄其株數以待來頭奉命摘奸時憑考事分付外使處亦令畿伯遍飭華城隣近邑雖有華城勿禁帖除非外使公文之許施者切勿施行事曉諭民間俾知此諭之亦出於為所重

朱書專治儒生申飭錄聞教

向以朝士儒生專治朱書者使之聞見錄聞大凡人才之於朝廷係於求之之如何何況讀書之士深自藏修者其肯自至乎譬如玉不自出人自採之鏡不自見人自照之叩之則應其理不忒而宣

論且有月尚未見錄聞今之俗弊經學雖云忌諱而予所求之者既異於反其所好則何若是泄泄之甚經傳與朱文相須業經則必先篤信朱子專治在其中然而不以一人錄聞豈或世無讀書之士而然歟曰無之則是誣一世也寧有是哉待之之久又不得不煩予一言宜使大臣銓臣方伯之臣謹悉之

不言三司問啓教

附註大司諫金達淳等問啓批

京外殿最開拆日賓對例為頃稟特使之進定於今日者何也昨日則因大臣之堂參赴坐不得為

之今日則以候班入來仍令來會而未明求衣待曙引見一則欲聞直救闕失也一則欲聞裨益於民國之言也予於御極二十有三年無一事之仰答天心俯循民情而災沴疊見憂虞溢目觀於時令之不順軌而天怒民怨灼然若燭照春間所經甚於龍蛇以至入冬而尤乖當寒不寒非時之雨無異深秋氣候夙夜戰恐忘寢忘食者久矣然而方寸之間無感回孚應之誠再昨夜轟燁有非窮陰在陸之象默數愆尤無往非罪和衣轉側直到昧爽苟非愚無知覺之下戶編氓凌晨臨殿之本

意孰不揣知而名之曰諫長者自候班直歸私次  
因是下位僚臺一齊懸病是可使聞於隣國乎否  
乎隣國則時令適宜之故赴燕之行賚咨之回皆  
稱雪塞難通而彼中之雪為域中之雨者尤豈不  
反常之甚乎然而職在三司之列者膠守陽復前  
後之常例側聽三日無一人效一日之責者不能  
導之使言予固自反在三司各盡已分之道果盡  
分乎不盡分乎彼諫長者一瞬頃驟躋內外清獻  
閻羅之介介雖難責之於人人而并與入侍之玉  
堂既借前席之咫尺而上自衮躬中而時政下而

民事緘口囚舌不敢發一言而隨諸臣退出其可  
曰先正其有後乎幸因大臣以民事及禁採金等  
數條有筵奏雖免無聊所謂三司者溺職難免其  
責推罷等典真所謂不屑之教誨并不為之其委  
折即令該房問啓於行公諸人少警衰如之聰既  
勿言而凡事各有應行格例則固不可以一臺閣  
王堂一己之見破格為之官以諫名職是論思者  
何言不可言何時非其時而觀此問啓有若不敢  
違越格式有懷莫伸然者詖辭知其所蔽遁辭知  
其所窮云者若為今日三司而設也聖人之言豈  
欺我哉合啓體段三更前例為傳啓况諸人皆諸  
臺凡有可言使之竭論不諱因此又有提飭者名  
之曰合啓則只使一臺入來傳啓全失古例至於  
長官除非次對時則近不諸臺清朝典章為近日  
取便之諸臺所毀畫者不亦寒心之甚乎此後長

官無敢懸病之意嚴飭兩司仍令該房載之故事無或如前任他之為

守令筵對毋得輒稱豐年教

因事上來之守令召見問年事則雖值稍熟之歲奏對常有不足底意即分憂之本色近來則有問輒以豐年二字應口以對此亦習俗中一端既往雖勿論此後必也稱停奏對而若有違越者該房察推

元子冊儲冠禮嘉禮令禮曹擇吉日教 庚申

月正元日祇拜 廟殿宮親告元子冊儲冠禮與

嘉禮之由令禮曹擇吉日

歲首勸農教

今於月正元朝祇拜 太室仰念我 列聖朝元元本本之盛德大業重我民天詒我太平穆然如見 先王之熙際大抵紀農協功其原在上而授時與咨牧以至命我序乃之詠詩書可按况基命萬億年鞏我邦本其始自今受福降康綏我數千里民生其始自今農夫之慶即邦國之慶農必有勸董用厥功惟在方伯居留之臣所對颺用副此日宣綸之意

王世子三加禮命賓傳冊時臨殿安徐賀儀

權停教

以予今日之孺慕若禮臨殿於冠儀之命賓賚與冊儀之傳冊印則於予心將安乎禮緣人情順於人情處合於天理且况公朝之禮雖有別於士家禮而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近世通用於公私向於禮判筵奏批以冠冊臨殿之更待下教者良有以也冊印之先欲取見後留置以待蓋亦有深意存焉者監先有憲時萬時億政在於此昔我世宗大王授受之際我太宗大王於報平殿命內臣陪侍春宮而來乃於所御之內殿傳以大寶

遂登九五之位堯命舜承是何等莫重莫大之典章而其禮之至簡猶如此此豈非予小子寤寐夙夜一心思欲仰述者乎來月初二日三加禮命賓冊儲禮傳冊時臨殿則皆安徐禮成後賀儀當并為於殿宮予何敢不受亦何可臨殿乎以權停禮為之而春宮賀儀亦遵顯廟位儲時例以權停磨鍊事禮曹知悉

兼賚善宋煥箕賚善李城輔陞擢教

附註山林兩諭

善為實兼賚善教判府事宋煥箕投賚成教

以師傅諭善共登開講之席及今慶辰又見黃髮



聯造賁我賓僚之儀在廷簪紳相顧聳喜予心為幸固萬萬矣况三保九卿之秩可合於林下宿德而姑且遲遲蓋亦有待兼贊善宋煥箕陞拜從一品贊善李城輔陞拜正二品師傳之為講院賓客於例可以遵倣贊善雖已點下山林諭善亦以實贊善單付啓下懷德贊善則資高以蒸贊善亦為下批○山林一品近所罕有况贊成之策為先正而設先正之後追踵先正而入參大禮判府事宋煥箕贊成除授

領中樞府事金憲隱卒教

致齋之時雖不按例下教而亦豈可默然乎大臣之自在玉署內閣至于位躋相府所受知而所擢拔者以其經學也予以儒相待大臣大臣之自待

亦若寒士間因尋鄉阻隔積年欲遣檢書官問起居豈料逝單之遽徹乎為之傷惜久而無語以今恥言經學之習俗如許大臣何處得來隱卒之典自該道舉行承旨則道內守令中曾經承旨人進去大臣祿俸限三年輸送內閣舉行之節亦令本道舉行閣屬官今日下送

趙榮順李在簡罪名蕩滌教

古人不云乎以無證之詞案難驗之罪是謂罪疑疑則追考得其實而後王府和勻以聽其律况於人鬼關頭大辟攸係乎朝家於趙榮順李在簡事

每以為其然乎豈其然乎不然而然乎然而不然乎反復商量致意者屢一則旂常盛闕一則帶礪勲裔以若地處論若負犯魯筆無將漢法不敬焉這鯨鯢之戮榮順則既故而無徵在簡則徑死而不覈昔漢高帝誅丁公後人謂之人主之獨斷而猶且非之若所謂此二罪者臺閣之啓相府之劄或執迹而誅心或信耳而張膽以至於為世大僂世若有忠志之士孰不欲挺身洩憤也但九棘之議不行三苗之典徑施為朝家嘗所介者其人姑舍其家在所當惜其跡且置其情容或有恕何

况兩家俱是世宥之家而律有原情之文當此解澤旁流之時物與維新不害為曠蕩之政趙榮順李在簡罪名間或有差改者而均之在未決中苟且甚矣特并蕩滌今則爵秩如舊所收告身亦即還給

奉朝賀金鍾秀緬禮時致侑教

今聞金奉朝賀舉緬之禮洵在旬後云故事大臣緬禮大臣提奏則以特教許用襄事時助給之例而主家不言之尚未聞按例提稟矣於其玄和復出之日幾乎虛送若使不昧者有知其可不徘徊

躡蹠以須予一言之酌乎且其在世也雖適莽蒼之地行不舂糧而輒有殺觴之具副以詩章今若頓然如相忘則其可曰恩禮之終始無替乎齋居深念肅然以風不覺為之蹶然而興歎凡顧助諸需分付該廳該府往復主家如例舉行先有內下錢米布綿之內閣屬官賚送者仍將親綴侑詞讀諭致祭以來

忠文公徐命善宣謚日致祭教

附註改謚教

謚者行之表也一字蓋不足以狀德則為二字二字亦無以盡意則於是乎有三字衛之貞惠文子

是耳故領相之謚未叶於輿人之誦今始將以改為之謚題其祠版愴懷深遠承旨致祭于徐忠文公祠宇祭文書下內閣使之明日受香而忠文祠版方在龍岡縣衙此時西路除一厨傳其益必歸於民香祝及教旨賚傳道內堂上守令中曾經承旨安州牧使金孝建假承旨差下進去舉行徐領相謚號事年前有上下酬酢意謂其後即為改之尚今在華必是文蹟不為書出之致以此大臣地處樹立官經館閣且其樹立即文字間事則改謚之議固可今日金領府議謚坐起使之改謚而不必改望取駁議之單改付標啓下

內閣提學判敦寧府事鄭民始隱卒教

潛龍舊要後先凋謝唯重臣一人在耳記昔甲午  
乙未之間炳幾圖存託以心膂雪涕宮燭慨然有  
北首爭死之意幸荷我 寧考天地日月之仁之  
明綴旒莫以磐黍烝黎為之謳歌則予有一二臣  
同駿惠我 宗國整倫綱於隻手樹風教於來世  
凡有血氣含生之類孰不知一部明義錄為海東  
之春秋也若有風雲之會功名立園林鐘鼓富  
貴黍酣則鮮克中度多不獲全重臣能謙畏自持  
言其官業亦可謂盛矣典四營而長六部按三藩  
而處兩館銓衡翰墨金穀卒垂既華且膺罕與為

倫而公退蕭然門無蹄輪不改韋布規模者垂今  
二十有餘年撫之以彛器旌之以車服易之涉水  
濡尾書言寵利居功今知其免矣豈意一疾就養  
江墅竟至於不起嗟嗟重臣何以復見尚書履聲  
宛若在耳重臣自在 先朝被特眷釋褐簪筆三  
銜使命筵席恩言傍觀矐若重臣之為重臣自昔  
我 先朝所命之者惜乎惜乎卒判敦寧府事鄭  
民始特贈右議政當日下批仍令弘文館不待謚  
狀即議易名俾趨立旌之前賻襚之需雖已內下  
自該曹倍給東園祕器之副亦為傳送致吊致祭

護喪等事當自內閣按例舉行其子待闋服調用  
祿俸限三年輸送亦依大臣例事分付

臺臣宋文述疏後飭朝臣教

有國則有朝廷而紀綱法典為牽制維持之具此  
而放倒任他撕壞則其流之為弊將若之何近於  
法從清列何多反詈之口氣反詈尚云可駭可愕  
何況以下官凌上官而事又關於莫嚴之考績乎  
前有一臺章而彼則特換其名者不必臆逆索言  
今又有當者因自己考績事極意忿罵之說登諸  
章疏而民事為重不可以人廢言先施例批而在

朝廷繩愆糾謬之政何可容忍昨於賓筵問可勘  
之罪名而大臣以未及見疏本為言使之筵退後  
論勘矣待論勘當有處分而此後凡係似此風習  
一切嚴禁

命刊關西賓興錄教

附註都正崔昌迪差江  
原道嶺東分教官教關

北經義生李元培除  
北關兼分教官教

關西莫曰尚武河朔待以齊魯則是亦齊魯已矣  
才智不拘地閥用捨何界遠邇淚水以外惟鮮于  
儒臣一人登於王朝由前由後聞然無聞者不以  
齊魯待也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天地位然後萬

物育即聖人之能事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年前命箕伯以明習經義之生薦之既薦之下七書三禮春秋講義俾各條對及見其對未有左右之佩劔而能剖析劈斷開口便說雖求之於金華橫經之列未易多得豈不奇且美哉在三儒可謂曠有之盛舉三儒中金道游即其文可知其所存竊欲一致之近因上來再登筵席所對又勝於其文而惜其年已篤老勢難久滯京中於其還也當以所欲見之書與之朱子書節要朱子書百選各一帙令內閣安寶賜給與兩儒所對講義令本道刊印

為關西之勸俾我西土之人知尊朱子所以尊王

也已自年前被選上來屢召前席討論經旨又於內閣講製抄啓文臣課講之日與前府使朴師  
輟同入筵中反復論難者幾半日其後除邑試其  
吏才近又年至於壽資欲見其面特除都正今因  
肅拜又見之聞欲還鄉分付沿路道臣給糧資舖  
馬因此今始覺之前都正安錫任前府使朴師輟  
皆除分教官此人在嶺東嶺東亦當置一窠敦寧都正  
嶺西而此人在嶺東嶺東亦當置一窠敦寧都正  
崔昌迪亦差江原道嶺東分教官使之專意訓課  
新印雅誦朱書百選等書令內閣具有旨分送三  
教官處關東人士先從朱子之書肄講知之若茶  
飯菽粟則其效必有之其可忽哉○才見關西金  
道游授之以朱子書庸識吾與之○意際覽關西儒  
生李元培條對經義者毫縷分析可知有實見得  
處雖謂之北方學者亦非夸言故持平李載亨之  
後寥寥無聞豈曰無之持未之聞也况藹藹秉文  
之士多在豐鎬之間而我家豐鎬惟關北是耳人  
能秉文足為光榮之一端鏡城幼學李元培曾令

正宗

川聖御集卷之六十四

二十六

付軍職給馬起送而年老路遠未能上來云元培處給新印經書及御定雅誦朱書百選各一帙仍差鏡城等北關兼分教官使之訓課經傳及朱夫子書來頭北之士皆明習經傳與朱夫子書登於道臣之薦刻者比今日倍獲則此元培誠心訓課之功也以此分付分教官係是六品以上窠亦令該曹陞付司果然後分教官下批教旨成送

新及第閔者顯金履度特除館職教

周制必貴世祿鄒書嘗稱喬木今春慶科之榜可謂得人忠蓋之闕肺腑之地後先策名同時唱第恍若閔文貞金文忠故事而見其應試之券宜備顧問之列戴花登瀛况有一二可言之已例乎新及第高敞縣監閔者顯前令金履度副修撰除授

令經筵廳鑷牌導前待謝恩日牌招

高忠烈後孫廷鳳唱第後特除外臺教

每見抗義新編高忠烈父子諸人精忠特節至今蜀衣卉服之倫相顧錯胎尚今廩然有生氣勃勃於湖海之間未始不拊髀而興歎也今其後孫廷鳳向預大學類義編校之列而知其名試之以功令則三場俱選益驗其所存條問經義則其所對九經疑義尤有識見又因計等較分之哀然為首特賜及第今既放榜以是家而有是人何官不做何典可靳分付該曹先付湖南外臺使之乘傳還

鄉

華城柳川墾荒龜山種樹教

五行迭運土功為大八卦分序坎宮居先故周文王治岐而建任土之法漢高帝定關而立租賦之制朝家之視華城有如周之岐漢之關則元元重本之政不可以少緩萬石之渠開於城北九仞之埭築於城西自西而南遂及於一境自一境而遠遍至於八路則不言所利之利豈不淵乎博哉自八達門外至柳川泥浦之間厥土廣斥耕犁不及者畿民懶於農不欲昏作蓋其心力不能及也漢

儒之言曰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云者政謂此也雖有心力足以闢荒而無財力則不能焉雖有財力足以墾土而無官力則不遂焉况高燥之地難於引水沿野之民昧於結耦乎雖以田形已具布種即食之土揭令而號於衆曰任民耕食而縣官不收稅以今人心尚不欲勇前今者茫然風沙雖許以十年免稅有誰應募而出朝耕暮穫有如櫛如比之義乎自漢之趙過諸人為民勸耕田器農牛皆由官備為長吏者操畚鍤履畝而汙萊為膏沃游手為農

正宗



夫此所謂可與樂成者也事不師古曷云食效今之為計有二一則依營屯募耕之規而自本府捐財起墾待其告功限田分授以為補官用裕民食之資一則依入粟拜官之式而墾土為幾日耕者如唐之空名告身宋之迪功以下之階鄉品之為鄉任校吏之為任窠一循其願而若過一朔之耕可以收百石之利者及過於此而為二朔三朔二百三百石者樞銜邊將計勞填差則庶有日闢之效矣水口虛廣民不饒富或者有云然之說而蔽一言曰不經也匪彞也先看水口之論不在都邑

求之堪輿如執左契若造山於城外則勢將俯瞰若設堰於水下則理便橫遮由前而失於周遭樓櫓之義由後而違於澄清明堂之戒以名碩之宏謨參之則平壤之城設而養長林於江右善山之治完而置巨藪於溪左古語不云乎百家之聚十室之市亦必依山帶溪者是也先從今年種以樹木無論楊柳桑柘榛栗廣植而成林俾有蔚然改觀之盛亦屬先務若府治驛村逐戶種樹前已屢飭而宅不毛則有征自是周官成憲卿須便宜從事毋負朝家為華民夙夜憧憧之至意起墾一款

博采衆見論理別單登聞後待回下施行

安寧里橋路補築待秧役後為之教

橋路補築之役此其農隙也且既擇吉而役處即大皇橋以上迤瞻峴以下乃是安寧里前幾石落水田淤突灌溉引入之所藉令圍水於入役之初還注於竣役之後別無大利害於其間而依舊灌溉如前充溢以今惜乾頗緊寸水如金之際圍而注他及其還注也水縮不善入而致或一分妨農則民情之落莫姑舍是實非所以為所重事事便民之本意在於他面里猶所當念况園底民人

之其所軫念視他面他里自別果何如屢回思惟合有商量今年節序雖曰差晚秧馬之役來月內外庶可告竣矣補築工役待秧役告竣且觀暑令必於無害於灌溉有益於補築之暇日間隙更為推擇吉日當令始役此意知悉知委且以工役設始言之書啓中有平鋪枕木次積雜石以灰土碎石之屬填築罅隙之語而此亦有不必然者灰土碎石填補於幾數十步也其輸致之費鳩拾之勞已為太張大灰入水中何異和泥沙鋪石上亦如拘粟一依昨下回諭局內外雜木翦作椽木與當

拔去之白楊木堅植遠編然後更以莎草遍填於  
內托則不勞營校不費尾閭功可速致矣至於民  
丁切勿雇用於農節以其傭直略綽排比使用園  
軍僧軍之意亦即分付若此則園官與差負足可  
舉行卿等勿為出往

訪求麻都督貴後孫教附註文可尚  
後孫搜問教

祇拜 奉室歷審敬奉閣藏弄 萬曆前後事大  
文蹟周旋升降感慨件切仍念麻都督當龍蛇之  
役提兵東出其功烈之盛與李寧遠相伯仲戰倭  
於恩津之野有丈人助戰即野中石佛也甚異之

鑄銅笠以加之行路至今指點咨嗟其孫舜裳與  
馮王諸人因難來投又與故相文貞公金墉論南  
方養蠶事其詳在於文貞日記而于今百有五十  
年之間都督後承或云流落湖南而未聞其的在  
何地令京外訪問必求其後承以聞文可尚以信  
國之孫值遠  
潘之難航海東歸其意氣之偉然可知且觀於異  
鄉看月之詩自令人有燕市歌筑之想而編進華  
語特拜三品階當時播諸人中可謂傑然著見  
者獨其後無聞焉不得參於望拜之列隸於漢旅  
之伍甚是關典欠事亦  
令京兆一體搜問以奏

吏曹判書李晚秀飭行公教

天官之長亞於丞弼其為任也重故其去就也不

正宗

輕中批以後今為匝旬且有日而任其逡巡姑不  
之強焉者務欲優容假借克盡禮使之道予之所  
以施之於重臣者若此則重臣之報之亦若予然  
後上下舉措兩得其當大抵不當引而引與不引  
於當引均之為慢命命之慢者其弊也偽今人雖  
不及前人居前人所居之職行前人已行之事即  
前人已矣近則不然於前人所不敢言所不敢為  
處自我初之自我守之文致曲成作為妙計綱紀  
隨而解紐俗習漸於難賢向來綸諭筵飭至再至  
三而不知止者重臣出入邇密幾多年尚亦既聞

而稔悉忽以時相之弟難為政曹視之若民限張  
皇辭本有召輒違若使似此格例古無今無而自  
重臣始則其怵惕難進容或無恠屢百年以來鼎  
銓填麓後先相望而如故相李觀命兄弟弟為端  
揆兄為冢宰再經大政若固有之兄猶然矣矧伊  
弟乎重臣縱昧格例右相初不提撕俾予十日齋  
居食息苟存之餘有此剔憊酬應之舉果能校於  
心乎否此猶屬義分上耳獨不念扶綱立紀之在  
此矯習正俗之在此如大昨賓對時縷縷辭教乎  
予所講者絜矩之義也夫豈不可強者強而強之

枉人心而拂人性哉吏曹判書李晚秀何必問備以前牌牌招知所去就此意亦令入侍史官往傳于大臣

金履載投畀教

重臣之特畀冢宰意專出於矯俗敦勉之教亦以此二字揭為一篇之大旨苟欲砥礪朝著之名行當從習俗之陋而矯拂近俗處華靡而攬清要者才借其銜便避其職此政朱夫子所謂士大夫假托虛偽之習朝家於此必欲矯而正之要新一代之耳目則何許不率教之徒甘心背馳抉摘重臣

疏句語挺身投匭旨意閃忽重臣所遭特第二件未知今日俗習何為而依舊乎先置呈露者於重典然後為真箇矯俗之道修撰金履載施以投畀之典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四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五

正宗大王

文

諭洪奉朝賀 鳳漢。丙申。

昨召卿子往伸予意於卿仍傳以入侍之命卿子處義過當以洪麟漢之合啓未停為情勢云卿必不如卿子之過當也卿須思之明日即 慈宮生辰也 慈宮欲見卿之心此時當如何予欲仰慰慈宮之心此時又當如何卿雖以美恙為辭既非難強之證則何乃一味異讓不思所以慰 慈心

正宗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五

之道乎今日必欲致卿面諭卿其即為入城卿以  
洪麟漢事引義復如卿子之為則卿自卿也洪麟  
漢自洪麟漢也在朝家敦倫之道使兄貳弟誠非  
得已於斯二者卿可自擇當洪麟漢合啓之時卿  
乃入城然後可以見卿所執之義分較然明甚大  
抵即事即物欲知萬殊之分必究一理之原而至  
若君臣也兄弟也又何待一原之究而始不疑於  
萬殊之分乎卿其思之予言不再

諭儒臣戶曹參議金亮行

丁酉

予以爾為宿德重望詢于大臣特擢通政階仍授

戶曹參議是豈予縻爾以官爵也予意誠欲致之  
朝端共論治道爾其思之方今國事板蕩苟欲有  
意於為治捨此山林之士而奚以哉前此爾疏之  
批釐予側席之望而遐心莫挽予反省慚慙况今  
定國是而鎮世道輔予不穀永鞏我邦家之責深  
有望於爾等在旌招之列者寧或咫尺之守不思  
濟安之責乎亟回初心幡然登途

諭掌令金鍾厚

戊戌

朱子曰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貴而以尊賢崇儒  
為重苟使世之人君誠心下士必欲招致則野豈

有遺賢而每患徒事虛文不以誠意士之獨善高  
尚不肯出而為仕者固宜矣予嘗反復斯義讀歷  
代史至為國家者未有不坐此而不能平治天下  
不覺掩卷而太息也噫予之必欲致爾者雖不以  
誠意自多亦不欲虛文待爾也爾以喬木之家窮  
經力行徒欲自善則已如欲致治於斯世奈獨不  
念時事之艱難綱紀之頽泯若見溺而不援乎每  
於前席敷心腹于爾弟亦已屢矣聞爾將老西行  
路過城闈云懸想益切不啻飢渴古人有身不仕  
於朝而或值車駕之過出而見之况咫尺終南脩

門入望雖律以出處大義庶無歉然須體至意其  
可登對否茲以數行用替芟帛望即幡然俾免虛  
徐

諭領議政徐命善

己亥

茲者以卿為議政府領議政領議政古所稱元輔  
也搃百揆董九流以輔予一人其職不已重乎世  
運汗隆任是職者主之治道盛衰任是職者主之  
同寅協恭之化任是職者主之鎔鑄陶甄之責任  
是職者主之君子在朝小人在野得非任是職者  
之功也歟小人在朝君子在野亦非任是職者之



咎也歟風行俗美使頑夫廉懦夫立任是職者之所宜勉也綱舉紀張使囂者熄躁者靜任是職者之所當懋也今有說者或曰今之大臣異於古之大臣上雖委任下難責成予曰惡是何言也古人嘗曰君德成就關於宰相去就君德猶然况下君德一等事宰相其可讓與別人而不思所以慨然承當之圖乎噫大臣之異於古今在人不在職今之大臣若以古大臣自居何患其不事事也毗之也重故望之也深望之也深故言之也不得不切更冀卿諒悉肅命當在何日子方拱而企之

諭領府事徐命善

庚子

卿之樹立何如事業何如勲可銘於彝器勞可紀於旂常卿以尺疏叫闈而羣凶潛滋之謀不敢售天地間君君臣臣之大倫大綱賴以不泯古有社稷臣於卿近之使卿恃功沽恩而貪饗威福之權卿雖有不世之樹立罕比之事業堂堂司直之地惡可無一番彈文卿則不然予畀卿上公之位舉國而聽之者所以正國是也定民志也卿乃克敬克畏未嘗膠撓於世道參涉於時事則今日事誰使之然是為卿全身保家之一端卿家與奉朝賀

正宗

之家政宜樂亦共之憂亦共之知有公不知有私  
而予使卿等之家不能寅協和衷戈戟日尋讎釁  
已成遂至無奈何之境卿䟽中領揆文衡弓矢斧  
斤之說李普行斥卿以語不擇發予則以為卿尚  
嘯嚙不敢畢其言也今日之為今日一則由於領  
揆二則作於文衡予雖不言一世自有公眼諱亦  
不可得矣因是而莫大之義理將數莫重之倫綱  
幾毀若卿兄所遭令人不滿一笑又若憲避中樹  
立自樹立公法自公法豈可以樹立之故廢公法  
云云正是渠輩自道予以為奉朝賀雖有許多勸

伐乃叔何嘗有寸能尺勞乃兜攬至此即予失政  
之大者畢竟石壓笋出敢欲漫漶大義甘作明義  
錄罪人不可以奉朝賀之故貸其叔於公法也審  
矣在卿處義但公耳忘私國耳忘家而已卿或執  
前日之見而惟退巽是思則真欲自處以彼䟽中  
云云之語也古今天下安有是也卿其念之念之  
斯速造朝日前解卿相職不但為卿一伸予別有  
商量者大抵前車之覆蓋由權太盛位太隆自以  
為身不死則位不改云爾以故不特自恃自固自  
底顛危從而為人怒鬼猜之所交萃而然也物理

有不得不然者俾卿暫釋重務懲乎羹也此又予  
為卿保惜之至意也并須諒之

諭敦寧都正俞彥鏞

癸卯

向批辭疏亦有月矣徠爾干旄予豈一日忘諸懷  
也月前堂疏亦可見輿情之想望而迄無敦迫之  
舉誠以將攝之中有難冒暑登程耳嗚呼今日國  
事可謂毛髮皆病而只舉其大者百度委靡而涖  
礪無望諸路歉荒而拯濟沒策朝象則泮渙民生  
則困悴譬如元氣漸削日就膏肓宜乎良醫之望  
而走也然予雖否德一治之願不在小康爾未可

相助為理耶俄以薦士之意申及廟堂而儒賢出  
處為世標準若復固守東岡不予之顧則雖使蒲  
輪束帛日加於巖穴之中孰肯幡然先膺耶由爾  
一人之難進士不登庸豈不重可惜哉時則新涼  
宿病庶蘇此時跋涉想不至難強勿復控辭從近  
上來以副予如渴之望

諭持平金履安

甲辰

爾登剡牘夫豈偶然昔予在春邱爾父為予贊善  
惟我先大王欲寘之胄筵俾補予不逮弓旌屢  
勤丘園而遐心莫回羽儀永閒每一思惟增我興

想噫賢者之生不係世德舉於版築者有之起自  
畎畝者有之若其紹述詩禮之業濡染家庭之訓  
亦有所不可誣者胡明仲之於文定司馬康之於  
端明有是父有是子至今傳為儒門盛事今爾即  
大家遺裔志行也經術也不問可知為故贊善肖  
子採之輿論脗然無貳辭爾雖欲棲遲蔭路奈此  
闇然之章何又况文正文忠忠獻文簡道德名節  
世有聞人與國同休戚爾雖欲肥遯於邁軸又奈  
世祿之義何崇獎儒術惇尚風教即 列朝相傳  
之家法也顧予寤寐一念惟 先志是承是述而

然予誠淺尚不能致一賢士責我朝端去年俞儒  
賢又長逝巖穴遂空矣予用是惕然爰命政府政  
曹會議以薦士爾果首膺是選予誠喜而不寐爾  
須取近登途副予如渴之望

諭經筵官閔彞顯等

儒者之於國家固不重歟治國不以儒若秤無星  
如輪脫輻難乎其施措之得宜噫崇儒重道四箇  
字即我 列祖相傳之家法也以是羣賢彞征仰  
禪洪猷朝野為之型範倫綱賴以維持近者吾道  
日孤惟故參議俞彞鏖一人在旌招之列而今又

不在世矣日前會薦也有四人者以名賢之子若孫首登遴剡茲豈非國家之幸而士林之光歟况爾等世祿之裔也願忠無間於朝野想不待徵辟之屢煩而白駒之繫在我場藿予方跂足而俟之

諭判府事徐命善

予方臨軒待卿卿以尹得孚處分謂之摧折又以搆捏歸諸勤攻卿何不諒至此此而不明示好惡豕蹄將至負塗世道之憂姑捨是所謂明義一部當束之高閣卿豈忍看作一已上私事反欲替引而救解之耶况臺官之劾大官輒流竄之豈杜言

路也槩欲聖讒說耳已例一按可知卿乃執此為辭大非平素望卿者竊為卿惜之卿之地處異於他見俄下傳教登時造朝痛陳矯俗扶綱之方可也奈之何送處江干有若進身無路者然耶重為之咄咄也卿須念君臣之大義須即入城聽予面諭

諭判府事徐命善 乙巳

卿之今日處義卿已言之矣予已料之矣人之見之者亦必憫卿之地而諒卿之情矣大抵世之持卿家迄可休矣奚但李福徽為然昨年以来平地

風浪半屬卿家莫非朝象所使以卿而不得一日  
安於朝豈始料攸及耶君臣之間貴在無隱况卿  
與予之間乎丁酉以前重臣之不善交際誠有失  
矣前後筵諭已昭晰無餘矣藉使重臣有難洗之  
累以予為卿之苦心尚可曲保而普濟况時移事  
往無下落沒劄著乎止謗莫如無辨予嘗所勉卿  
者近日鞫獄關係何如也安危大臣此時豈忍處  
外先公後私之義重為卿誦之卿須即日入城安  
心參鞫坐事遣承旨敦諭予既以心腹而示卿卿  
亦豈待更誥也

諭領議政金致仁二首

丙午

卿之致政歸休今且十有五載雖因吉月之朝尚  
有老成人典刑而以卿平昔體國之誠程子所謂  
身在畎畝寤寐朝廷者卿豈能一日而忘是心哉  
間值徃役義重子俾卿暫假樞銜而不遂處之廊  
廟委之機務盖諒卿斂退之初心且因事勢不得  
不然到今君綱陵夷國勢板蕩溢目艱虞凜如綴  
旒况搢紳大夫之間泮渙日甚干戈之抽向相尋  
酸醎之調劑無期噫予自臨御以後所惓惓者規  
模之先立而天道猶且少變人謀苦遲成效東倒

西敵依舊十年前樣子於斯時也不有以敷求宿  
德坐鎮囂俗則顧安由凝聚各私之廷論收拾已  
乖之世道哉卿或以既去復至為難進之端則宋  
時舊章可按也我朝故事可據也予於卿亦豈以  
處義之不當強者強之念卿先卿事我 寧考有  
奕勲庸紀在太常予今任卿若 寧考之任先卿  
予何多誥卿何多讓卿須即速造朝其尚弼予以  
副予側席虛佇之望  
卿已退之人也以此時復有中書之命不知卿者  
瞠目而感知卿者加額而賀此豈尋常重卜比哉

是誠何等時也爰業之勢杌隍之象已到了百尺  
竿頭積棋累卵不足以喻其危也噫理無往而不  
復運雖陂而還平不於此時圖任舊人孳孳於挽  
回之方架漏牽補又循前日樣子則予雖否德汗  
豈為是審如是也則卿雖欲持三字銜遲徊不遽  
進且將何辭歸見先卿乎卿之去就不埃多言而  
決矣噫可退則退時也可進則進亦時也進退何  
常惟時之視卿能為時而出以補予不逮弘濟時  
難則此豈但為卿暮年光華在予誠榮且幸矣茲  
遣知申更敷心腹卿須即起肅命毋負予小子此

時如渴之望

諭右議政趙璫二首 丁未

自卿金甌之卜朝士聳聽輿人拭目於是乎予雖未敢以知人自多亦未嘗不以得賢為喜噫卿間經事故出而事予僅始一二年矣本末長短何從而詳嘗聞卿在家事親孝生而竭力歿而盡哀朝夕倚廬徃徃有人所難堪處此予所以許卿者忠孝本非二致前下批旨首提移孝二字卿之藉手事予亦豈不在是且卿棣棣之容庶幾矜式具僚介介之操庶幾砥礪頽俗此時作相捨卿伊誰古

人審於去就而新卜後或有一疏而出膺者疏亦不踰數行觀於前輩狀誌可按也卿則不惟反是忽泐古人所未行之事匹馬松楸聞命即發鎮日疏啓殆似不知止不欲已然予則曰茲舉在卿未免為病處噫潔身長徃無是義焉予亦豈任卿之為不能致之廊廟竟當迫於事會黽勉出脚到此雖欲固守前執得乎鄉舍尤不必久淹藉欲辭巽京鄉無間望須勉抑謙衷即日返道以副予延佇之思

夜宣數行之諭政埃來音及見附啓之語頓無開



列聖集卷之六十五  
十一  
悟之望到此子亦無辭可勉來啓中以三件處義  
反復為說子亦以此申復之可乎納符日奏語即  
卿自靖之大秉執而伊筵適值日暮且因講席之  
將開元無指的說及者考之記注明有可據卿忽  
認以己蒙俞可至以出場二字容易質言此非臆  
料而何僚相云云亦非勒說於卿也人各異見雖  
在相敬之地何必每事苟同至於此事所係何如  
而卿獨長往使僚相獨賢可乎觀於拔卜錄卜相  
後終不出脚者未之有焉古之人之審於出處豈  
或不及於卿哉幸行日迎送事此在卿分義關頭

非予所可強勸而卿則以前進數十里為伸分義  
之一道而此亦不幾近於百步五十步乎雖無駕  
過之便尚欲積誠起卿期於必致矧今鑿路東出  
幽庄入望予豈可徒然往來不思載與歸之道乎  
予不多誥卿須深量分義事勢毋更以逡巡之辭  
陳聞待再明來迎路左以聽予心腹之諭

諭領議政金致仁二首

戊申

天下事無不有若為卿道者予於卿寵遇方隆委  
任日專注措機密事無大無小交濟而相須雖以  
近俗嶮巇有伺釁覘隙者十百輩何從以窺測之

列聖御集卷之六十五  
十三  
我以若倚毗有若遭罹往古來今曷嘗聞焉欲尤  
於人則事端由於卿欲咎於卿則卿實無他心卿  
實無他心與言及此予不覺顏駢而背熱况在於  
卿當作何懷迺者堂劄發而搆誣罔測把持益急  
夫復何喻痛嘆痛嘆人之用意出於乘機下石在  
卿處義寧或因仍放過重貽世人之竊議也予自  
昨至今昂而思頰而思左右思出入思惟有體諒  
二字最合善後有終之方噫起卿於十五年退閒  
之中者予必有迫不得已然既進之決不可以一  
朝債誤任卿永謝卿所帶相職不待卿請姑許勉

副子固知大官除免之難慎而進退亦大節也相  
持不決亦非推誠禮使之義卿須知予悃悞之諭  
即日入城

自卿入城一未敦迫任卿姑且優游者非欲怠爾  
盖有待焉與其汲汲過萌無若徐徐牖頑竊庶幾  
默會之矣惟茲出城之舉何乃遽爾堂劄頒本無  
甚大礙眼處其入也既附不自有之義出亦其可  
徑情耶多少山積非面不可悉而今之惡卿者把  
持日急機穽四藏此似可怖而可怕予惟在寧背  
初筵之約乎記注在彼卿宜休慮大抵筵奏迹也

段落心也卿之迹予非之人亦非之因卿心求卿迹是迹也非無情乎非无妄乎卿之慥慥一心在於立今日之朝佐今日之治矯其非正其謬欲答委眦之私抑何心知而故為公而孤負私而顛沛躬蹈覆轍與亂同歸乎予知之矣卿之自来規模周便太不足遇事做事每患無益而有損古大臣彌綸協贊之方恐不若是况在今時處今俗以力較勝必無幸矣卿縱不遑自恤獨不念世道人心乎卿之迹卿實自取也所謂三人者段落自異卿乃混看而合言之卿之心認為重且大者竟無葛

藤屬之支裔者反致狼狽若使卿專精於李魯春事有意而有是奏則疏語之首尾臺啓之停仍豈有不思不考之理乎即此一款本心可暴况魯春之竄宥不關於綸音前後卿之執此為證不亦太左乎以卿明識達鑑有此錯解段落故曰卿之心非本心也噫縷縷敷論豈徒慰解卿也兼欲使見朝紙者曉然知迹與心之迴如黑白沮方湧之議抵爭起之鋒知卿者怨迹與心不知卿者怨其心心既曰無他云乎則勤攻之來極不過慨然寒心等語而已似此咎責卿必拜而受之予亦自此庶

除勞思公私之幸為如何我更以餘意申諭言事  
之臣一則為卿二則為卿卿若報予眷而効卿志  
入城之行恐不踰此日卿須深體深體

諭右議政蔡濟恭二首

憎茲簧舌詹詹談一眴目而羣咻四至使卿竟  
有衝雪遜荒之舉醜毒之害從古伊然彼以劫辱  
驅之我之應之緩視徐趨以抵其熾暴决裂之勢  
是所謂以佚待勞卿於何勞今日之事有進無退  
予又為卿煞費心肆力施鑪錘點金鐵偕鑄而成  
鎔夫做平平蕩蕩之功則予與卿當共享其利何

畏何憂茲因招延之行先示去就第一義尋常敦  
迫都屬備數并略之卿惟亟講遠猷即日返轅噫  
象魏在此夫夫也更何敢累卿

予亦略識建極之義近日處分豈得已也故卜於  
卿果出常格此正重臣劄中百年来何嘗有此者  
也曠百之舉舉而施之豈一時驟思而徑决者然  
則予决不捨卿明知其不捨而左右迭攻是無異  
於力抗而角戰萬萬非臣分之所敢出脅持之目  
在再昨則稍過在昨今則能不近似乎此予所以  
為廷臣深慮之噫匪躬二字賓廳題扁到今卿之

受侮受困無關於進與不進卿若顧名思義知有  
國不知有身則駕屨不俟終日不在多言卿須自  
任無使人覘其罅漏

諭左議政蔡濟恭

庚戌

予之用卿至此豈阿好而曲庇乎哉伸一世為之  
煩寃之沸論副都民為之想望之輿情全之保之  
又從以拂曬之辛勤周章舉以畀之一則公二則  
公私於予與卿何有然難齊之物情不樂成人之  
美已痼之黨習妄料偏聽之漸注措發施之出於  
空蕩蕩而彼肉眼看者小瞳而大譁觸類演繹掛

嘗試之跡啓爭奪之端自置中書數載迭手而出  
者無非嚮譚使卿殆不能一日安於朝噫卿一人  
耳昔卿猶今卿昔何為而誦者多今何為而攻者  
衆於是乎益知俗所謂物情莫不由於黨習予曾  
不於初筵對卿首提祛黨二字為相須之第一義  
乎多少外至之說在卿無非不虞何咎何損予惟  
在卿可莫念退步之思矧今揆地卿外無他分勞  
之所溢目民憂於何諮誅茲因敦召之行略布心  
腹卿宜即日幡然以對揚予本來用卿之苦心至  
意

諭領議政金燿

置相有國重事元輔有國重任而甌卜今已有月矣卿以不出為期予以勉出為準上下相持止泊未易若劄若䟽隨到隨答欠誠之責予固自反之不暇亦非平日所望於卿卿有甚可去之義有甚力辭之端而聽我藐藐言未見信於是乎安得不別求拔例脫白之舉以冀幡然之效乎今行豈徒然耳路出宅前政欲躬迓而還茲駐駕於卿第門外遣隨駕承宣宣此別諭兼傳臨第之由先須知之

諭右議政朴宗岳

壬子

漢唐置之雖遠稽三古其爰立於草野巖穴之間未始常常有者况我國專用地望則其摸索之方不外於重臣宰臣之中然予乏知鑑之明世罕矜式之人其難其慎鄭重荏苒使左相多年獨賢是誠獲已乎哉近因左相之力陳備置僚相今日將行枚卜之舉而予謂左相曰予欲取者有四多質少文然後鎮澆俗讀書然後識治體不忤不克然後不役於榮利福厚然後有以致吉祥善事也四者人多未能焉有能之者吾之相定矣左相亦謂

然於是乎予於卿取之茲遣入侍史官先諭予取於卿之本意至於招徠敦勉之禮續當在還到城外之後

諭右議政金履素

枚卜于卿而思之公而幸得人私而感舊家予於卿所取者持重也所望者振紀也所勉者偕和也予之所以望之者卿則以所以取之者應之不勞而績庸成卿亦以勉之於卿者加勉於予所不逮處偕和而益偕和務盡相須之功則今日之治理斯過半矣矧今廊廟籌謨委屬昕夕側席不啻如

渴卿須知此爰立之本意即起肅命弘濟時務

諭領議政蔡濟恭

癸丑

枚卜於金甌凡三百有三人躋上相者并計卿約為百餘大抵輔相重任也而上相為尤重焉難其人不能其位自古在昔已然矣矧今才難有倍於古昔予安得不且審且慎也予於卿注意者有年而華城即仙寢所奉地方也陞府之初思得元老而借重不得不煩卿一出卿自受任以來整頓宏綱旁及細務孜孜於日夜還切為之念念際見卿所上築城方略益感老相之費精莫曰行百里

者半九十里此正始之者半也既如是經始則惟其成之之功直在幹董之勤慢又豈必重勞於筋力間事也授卿以上相之任茲遣簪筆之臣勉以遄歸卿須即日登途進至城外與新留相交龜後肅命

諭左議政金鍾秀

卿即予舊臣也予知於卿者卿故耳取乎卿者卿故耳非卿則予何必既知之又取之也卿也者古所謂吾黨之士也自宮筵至揆席風霜百變肚腔一乃所以積升年如今日容臙之三我有贈詩其

東郭對梅之句已有先致意者身居鼎鼐調我五味不於卿而伊誰責諸予今恢拓庭衢渾鎔金鐵敷錫太和之丹斂用九疇之福所須者輔相之承佐於是乎臨軒甌卜乃備三相卿亦新拜中一人出而對揚即惟曰平平蕩蕩四箇字在卿可謂易為力卿須旁助上相克諧端揆為柯於具僚作礪於淆俗時之義大矣哉更望措時之適其中多少在面悉先遣史官略申萬一即日幡然庸答知卿取卿之本意

諭領議政洪樂性



有國所重相耳將耳予先以將喻郭子儀福將也  
李光弼智將也光弼用兵如神往往為子儀所讓  
與號令一施壁壘增彩豈不誠躋哉其位極而功  
蓋身完而家全為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中一人者  
惟子儀為然始知智謀不能揜福力也將猶然况  
相乎哉卿百無一欠萬有千歡即今之郭令公耳  
郭之在中書凡二十四考卿之入中書迨二十四  
考又何其事事髣髴乃若耶莫曰唐制歲一考我  
朝則再考此所謂周之七八月夏之五六月也予  
以為得來福星寘之台階敷錫羣工爰及兆庶自

宮中而朝廷朝廷而鄉黨州閭都在一團太和元  
氣中則萬戶千門三元題帖乃卿領議政華誥一  
通云爾惟今迓吉納祥之功誕委於卿一人壽我  
兮福我以答隆寄

諭右議政金憲

宰相須用讀書人書是經傳之謂也其用曰邇之  
事父遠之事君其味如茶飯梁肉日用飲食沉潛  
實地為君子咀嚼詞華為文士近世士大夫童而  
不習以至白紛樂放縱賤名檢自侮而人侮大為  
世道之累言語文字之反有妨於踐履之篤未暇

為嫌昉行月講之式欲觀循名之效效無已太茂志不亦徒勞誨日甌卜屬之之子區區懸懸政在於分此勞而責其效出奴入主不定趣向耳卿以卿家人夙聞談經說傳之言金華挾冊多有資益况躬樵山間親突斯黔尚今為輿人攸誦於是乎吾之相定於卿矣見今元輔元老也難以筋力為禮左揆戒在下堂此時延好之想不翅如渴差待交龜須即登途

諭右議政李秉模 甲寅

有取於卿者非地望也非文華也亦非經綸材譎

也張公道解民愠肅綱維清化理孰非承佐之責而振渙為萃百揆共貞即今日當務之先須使有力量見識者當之庶能濟事瞋目語難非真箇力量鉤深索隱非真箇見識也卿之事予二十年餘未始見枉己以徇物未曾聞刑方而合圜規撫不踰寸尺茶飯不離經史此予所以有取於卿而曰篤不忘者也文衡冢宰卿之傳家舊物而未暇歷試者尤可見注意也久卿須體予此諭勿庸過加辭巽待交龜即日登道補予不逮對揚康濟之功

諭領議政洪樂性

言官之因事會侵詆大官者何限而每就注措得失之際要售敲撼欲逞黨私其言也易眩其計也易行惟今執義李遇濟之疏急於把持倫脊太紊只以及耄養病作為立言之肯綮使卿不安於朝遇濟固不欲深責尚可曰朝廷有體貌乎有國置相必須老成前史可按國乘昭載大抵齒與爵高然後不事浮薄之習不隨矯激之俗小處雖似無味大處自多其效是故在下位而望下風者不敢更革舊制不敢剋立新意矧在我朝放卜之規尤重者考予所取卿職亦是耳儻如言者之言予所

取卿反為卿遭言之階耶予之重卜于卿且更有深長意者存焉卿是台府之一福星也自卿居是任非特民國少事朝野多暇誠以所逢者難再逢之嘉運慶辰也賁飾答揚之功捨卿孰當雖有遇濟十輩予豈有捨卿之理予不捨卿安往病裏呼寫言不盡意卿須即起造朝以體予此諭

諭判府事金鍾秀

附註勉出教二

覽卿附啓如見卿面回想春初之嗟汝咄汝不翅過空浮雲予於卿豈有欲捨之心每緣舉措之遲庭往往有耳不掩舌不及處此予之負卿乎抑卿

之負予乎然於事往日久之後自不禁觀獵之思  
欲晤言於靜夜每跂予於燕暇時或問訊間亦周  
急而忍默半載積阻至今亦從為卿苦心中出來  
卿則認為真箇棄卿乎到今多少說話且置一邊  
但當不俟駕屢顛倒承膺即天理人情之固然若  
或更事持疑當有別般必致之舉而百騎飛鞚夜  
城不鑰亦豈常分之所敢安乎

因金判府之二十  
牌不進而達夜酬  
應目不交睫其在國體寧不寒心領相既在藥院  
須思勉出之道○今聞附奏於冢宰者卿以進身  
城闈竊取伊川西監之義至於冒當園事期以乞  
骸得請囊本已具所執難屈云卿須思之欲臨教  
化門外今在小次在卿道理寧或更事鄭重乞骸  
之請豈所輕許卿之所引卿家從故事尤有時與

事之迥殊者不當不當卿須念君  
臣之大義即起肅命仍行園事

諭左議政俞彥鎬右議政蔡濟恭 乙卯

今日即歲首朝參之日而此時即一初淬礪之時  
也交濟相須之功不委於股肱而何委治之不後  
志俗之不從言久矣三事百工人不事事致令勞  
逸易處而浮靡日甚虛偽日加讒諂日滋欺瞞日  
痼有一於此朝廷將不得為朝廷况兼有而并萃  
於十餘年來後有良史氏書之簡策以今日此時  
為何等世界乎自顧治象多負初心中夜繞榻不  
覺寤言輔相之責何時不緊重而是日重卜注意

也尤不從以今之樣變今之規拭眸延頸渙然翻  
然之效望在卿等承佐之地激之揚之拯之濟之  
俾予遂初心尊朝廷於三古則卿等之嘉惠當如  
何爰立之辰先敷中心之萬一卿等安心即為肅  
命聽予面諭

諭左議政俞彥鎬

卿等之秉執與遭逢皆在於此義理不有疇昔之  
秉執豈獲初元之遭逢日前劄辭恥其君不及堯  
舜當與昨夏齋居綸音表裏看揚先徽懿子職固  
然宣上德美臣分當耳卿言予言予心卿心往年

聲討柳星漢之大臣諸臣誠忠智慮豈或歇後於  
卿而彼乃如彼云云卿則如是云云攻之雖無異  
辭特卿則悟予言之近道契予心於當理不殺為  
武不怒為勇使卿素所秉執撐天亘地真正大義  
理無一纖毫罅漏逼仄處欲望從來遭逢之永有  
辭於千禩億歲如是如彼之間卿果然高於人一  
等差待面對竊擬一攄聞卿慎節有非旬日可責  
視務適因問疾之行先布蘊中如右前批中敷示  
事終無一言之剖析則沒證蔑驗惹人疑晦將無  
同於星漢父子之伊時累案何以服今人之志而

禦後世之譏乎其疏之外別有姦狀之媒孽播在  
人口至及公車大臣諸臣之沫血飲泣義分之所  
不敢不然最是一二文蔭重臣之章啓發者孔多  
苟非然也竊取麟經之筆彙成明義之編而荏苒  
升載欲言迄不忍之微旨與意何由彰之暫任其  
紛然眎予心也旋防其厲階炳姦狀也予所惓惓  
於講明之方者自有反復斟量莫忘摘院前席之  
諭

諭右議政尹著東

金甌王鉉得卿為重卿之得於予者伊何負望聽

之輿誦識務足以輪斲持已與人不事矯激吾之  
相於是乎定矣膺新命而受隆寄以答殊知之私  
即不外於齊不齊平難平抖擻磨礱俾予從欲于  
今和羹調燭之功須卿一出而試之

諭原任提學奉朝賀金鍾秀 丙辰

觀此道伯馳啓卿踰大關嶺登鏡浦臺歷烏竹軒  
訪松潭書院將向襄陽地云在途加餐入站便寢  
庶能無撓遍踏內外山勝區快滌塵垢之思而趁  
期遄歸不至於撼頓僂損乎無耽玩賞另量筋力  
利往穩還其還如往

諭元子師傅宋煥箕

肅廟在冲歲時 顯廟命選輔養之官朔名講學  
廳卿家兩先正膺是任卿於今日踵先武而述先  
美予固欣幸卿亦與榮卿之幡然豈待予言予雖  
未接卿面宿德雅執聞已盈耳奚特以卿為卿家  
之人而畀以委諸明歲就傳之歲也欲令卜吉於  
歲初卿其趁期登途之意史官傳諭于新除授師  
傳宋煥箕

諭左議政蔡濟恭

戊午

社雨辛雪收捲亦叶願登降奠獻之際瞻昂天宇

之昭朗牽牛之正中自不覺怡怡逞顏色何況黍  
昂如鐘鳴其應自昔不忒降康之休若將取必為  
八域三農彌切欣祝之誠此時卿以明年恰滿八  
耋之首相駿奔踧躅於霽餘凝沍公退起居勝常  
耶茲遣史官問卿宿來凡百

諭右議政沈煥之三首

卿邇臣也尚亦知予苦心予雖不武竊嘗有慨然  
三古之志而做說不相孚上下不相應荏苒因循  
之間君綱為之解紐朝象一如頽瀾羸豕有孚於  
蹢躅羣龍未見其吁咈名義日晦渝薄月滋以至

近年水旱饑饉之荐仍烝彼黎庶康濟無策每中  
夜屢起繞榻明發歎世教之莫回惜人才之難借  
於是乎欲備中書之席以責胥宦之義而鄭重商  
度其難其慎尚未能先蔽而昆命者亦惟久矣夫  
國之置相何嘗以一概言哉或採之民誦或聽之  
士望或求諸無方或察其所安或以所自有之地  
或以所素秉之義或有取於學識或有資於勞伐  
自昔金甌之卜蓋可按而知也以卿之為邇臣予  
知卿頗熟於斯數者卿或占得其一二則曰吾之  
相定矣况卿踈襟曠韻庶可以風勵乎脂韋變卷

之習俗而仕宦常在通塞之際十年落拓堅忍守  
窮致位要顯不改布素之舊歷數廷紳孰如卿多  
且予閱人衆矣從容筵對絕無扼腕此予所以深  
許於卿而先侈內閣之銜仍畀三事之重者也向  
卿之東遊也予有賜詩而用古人侍中臺故事即  
亦有意而發卿行今到何處嶽色泉聲之中拜領  
丹綸黃麻至今為前脩之美譚而卿今躡其後矣  
若有會事良不偶然卿須亟回東山之屐即日登  
程上來肅命以副予虛佇凝企之望  
去就之節誠大矣卿之所執予誠莫之曉焉士大



夫優游不迫樂為之仕者有宋為然而在道拜殿  
學士引疾不至者范純仁也由藩為參政屢章不  
至者崔與之也召以給事而不至者胡安國也待  
以閣銜而不至者劉宰也其所以不至者俱有本  
末或病或情或義各執所執綽有據依若卿者於  
斯數者無一之可執而屏處江干閱月跨節未知  
於古有之否卿大官也其去其就四方皆視以為  
準卿何乃不念及於此至若反汗之請自引之端  
當悉在面剖時到今豈有逡巡之更言者乎茲遣  
承宣與之偕入

大臣可敬也親親居先強請不可請之事當否姑  
舍勉從不可從之言顛倒何居以茲一日二日日  
日征邁使四方之聽聞致惑者亦豈為世道朝象  
爰卜金甌之意哉予欲必致卿欲必踐絲綸之有  
時輕重曰經曰權舉措之隨處彌綸非齊惟齊向  
卿所陳先許允施即日入城肅命當遣承宣迎入  
諭領府事洪樂性判府事蔡濟恭

宿來起居萬勝卿國之元老也福如郭令公壽如  
文潞公園林鐘鼓頤養有年神彩比益滋潤步履  
比益康旺及秋高日佳從諸子童孫便輿作江亭

遊真稀有之盛事也遂命史官詢起居兼付一詩  
以為誇示來後之資仍要蔡判府賡之判府明年  
是八十也

諭右議政李時秀

己未

昨於疏批先有槩及者宋史所謂卿王某之子是  
耳先卿未逮之志事卿可以克紹而予亦可以責  
之於卿矣笙鏞下里以明我締繡即先卿之遺乎  
卿也戈鋌杯酒以保我衿紳即先卿之詔乎卿也  
以至躋俗於風流懷民於衽席何莫非先卿之有  
抱而莫展則追先卿未逮之志事副今日特簡之

蘄望豈非卿千一之盛時而亦豈不為公私之與  
榮乎若予責之卿者即不過舉措得宜四箇字誠  
以卿易直也故暗室如通衢子諒也故畏壘為康  
莊今日之言是昨日之言也何庸多誥

諭原任內閣提學沈煥之

天下有三大曰大本也曰大幾也曰大法也大本  
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而後可  
以理天下之衆見大幾而後可以應天下之事行  
大法而後可以扶天下之義義者義理也義理者  
天下之公也故先儒以義理為羣生之性性一也

顧予所秉者義理也正我一心扶我三綱以應萬  
變極乎天而際乎地質之千聖求之三代準之四  
海則外於此貳於此夫豈有別般事件敢名為義  
理云者哉此所謂以道義服人其難在我以勢力  
服人其難在人申道義而不舍禁勢力而不行則  
人心服而天下安也予之遭逢在古猶罕而凡係  
義理關頭我實先獲微處有婉婉處有嚴嚴處有  
微自以為金秤玉衡不高不低今若引曩時如辛  
丑乙亥以前大義未決樣子而以爭執覆難為依  
倣根據之地則不其近於朔南之倒置乎况予四

十年研精默神導率一世者在此範圍八方者在此  
此乃於可東可西之際差上差下之間無遠無近  
無內無外載日月之所照臨霜露之所降俾我血  
氣之倫各具一太極則此在廷臣僚之嘗所信予  
者也昨日三銓事顧不足與論於此而這裏亦有  
義理真朱子書中大而有小闔闢小而有小闔闢  
者是耳貞元之朝士無多潛郎之舊跡猶記特命  
按籍而書奏以為陞秩之階則三銓舉措果何意  
也絜矩之義無處不在程子曰誠意以待物恕已  
以及人雖燕人楚人可為不可為強拂不強拂猶

宜耿擧而平稱不欲置其人於迫隘之境况世臣乎又况如渠地處乎卿以體國大臣適叨筵上則但當責諭銓臣曉之以上意譬之以精義而鶻鶻突突計不出此忽憑平原之獵騎反助驀地之類瀾實非平日所以期待卿者古而周伯仁之得君不如卿也尚救茂弘近而李延平之致位不及卿也亦伸雲衢以卿之如彼其專也如彼其高也乃有為三銓分疏之舉何其與前脩遠甚也卿今老白首矣俗白塵科中頭出頭沒安有暮年光華之可言耶卿等所以藉手而號於衆者即所謂篤信

二字予固無見信之一政一令卿等則信予太過前既設言於人到今拾之不得捫之末由所謂篤信者固如是乎事若關於危機又係於漢賊則始予豈有是舉耶卿心寔出於無隱吾亦以無隱之義更有此覩縷望須諦悉

諭領議政李秉模二首

有國置相其難其慎而元輔與丞弼迴然予小子御極二紀有餘而畀之以元輔之任者指不多僕尺疏抉雲為昏衢之日星者徐忠憲有之炳幾向國自拔於頽瀾之中鄭文安近之篤行孝悌則曰

金文貞與共休戚則曰洪孝安素有秉執則曰蔡文肅以至仁陵君之敬重於一言相感而蓋以謂各有所據也予所難慎有若此庶幾卿等之所已稔悉者而嘗所惜之者金奉朝賀之名義金領敦寧之堅確未及進一步而於尹右揆亦云大抵協贊而維持其責在乎大臣近者一有塗抹外施措則小大播攘凌犯相續不知為國體朝綱之是何物予庸是瞿瞿當夜繞榻者屢矣幸自昨年卿之秉軸而乃能整頓之外於此則依舊不成說話半日帳殿不以源源之為喜慙弛聒聒之為憂賴卿

際茲反面不動聲色於敲器漏船之側而徐起而扶之國體得以稍尊朝綱為之少伸律以俗見緩之云也孚以誠心感有已乎大臣之所以取重於當時見稱於後世者惟相業是已因卿舉措之一番得宜而為訓院之席前虛襟又有一番得宜而為北營之言下旋蹕相業豈有大於是哉於是乎予之留難而致慎者不待命龜而定矣詰朝臨殿乃拜卿為領議政一則嘉卿相業二則嘉卿相業卿須即日造朝以副予小子眷毗之至意予以盡分誦卿而卿以不盡分自引予以出膺責

卿而卿以不出膺自期卿與予一切相反小宛征邁之戒在兄弟猶然况於君臣之間乎在易則蹇之三也在禮則趙文子之善禱也在春秋則正考父之偃僕也即予所望於卿者卿乃不我顧而不我聽一馬二僮凡凡在東卿胡不念國體至此卿若不即幡然則予將躬駕而迎之乎於是乎卿之去就恐不待一言而決者卿其諗究之

諭兼資善宋煥箕

庚申

卿之幡然日勞跂予而史官返命槩聞遐心莫回顧予勉卿而膺之卿果認予以例召例諭而然乎

新選兩坊諸僚姑未出肅就直兼為須卿來儀見今吉日在邇卿之膺命僕指而待之以卿延頸之誠豈埃駕屢况予所召之禮即先王之禮也卿所叨之職即先正之職也天棊忱辭其考我民予不于前寧人圖功而攸修卿不于昔先祖詒謨而明徵則其可曰聰聽祖考之彛訓乎到今不須多誥躬以迎之欲講干旄之故事先將此意遣亞卿往宣與之偕來造朝日子先即狀聞



